

种族、性别和后现代主义

——评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格洛丽亚·安扎杜尔和她的《边土：新梅斯蒂扎》

刘 玉

内容提要 拉美裔文化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奇卡纳女性主义批评的创始人格洛丽亚·安扎杜尔凭借独特的视角,执拗地挖掘美国墨西哥裔问题及其文化历史根源。她的代表作《边土:新梅斯蒂扎》采用后现代主义书写策略,从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探讨美国墨西哥裔问题,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广泛争议。

主题词 格洛丽亚·安扎杜尔 奇卡纳 女同性恋 《边土》 后现代主义

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拉美裔人口已经取代黑人跃居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其特有的语言文化,成为美国多元文化洪流中引人注目的景观。在美国学术界,对拉美裔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随着越来越多的拉美裔学者的参与,一种发端于自身体验的理论已初具规模。奇卡纳女性主义批评就是该多元理论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美籍墨西哥人是美国拉美人口中比例最大的族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籍墨西哥人针对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史称“奇卡诺运动”(Chicano Movement)。“奇卡诺”一词原本是美国白人加诸于墨西哥裔新移民的歧视性标签,但在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黑人”(Black)一词在美国非洲民权运动中的遭遇十分相似。奇卡诺运动

发出了美国墨西哥裔的声音,取得了积极的政治意义。此外,该运动还成了奇卡纳女性主义思想的策源地。奇卡纳(Chicana)指美籍墨西哥妇女,六七十年代,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奇卡诺运动。等到运动进入尾声,分享胜利果实的却仅有男性——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薪酬增加了,政治地位有所改善。相形之下,奇卡纳的现状丝毫没有改变,等待她们的仍是令人窒息的“囚笼”。在奇卡纳运动的带动下,美籍墨西哥妇女开始思考自身的出路,她们借鉴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丰硕成果,结合本族群特有的经历,逐渐形成了极富特色的女性主义思想——奇卡纳女性主义思想。其创始人就是出生在南德克萨斯山谷牧场的格洛丽亚·安扎杜尔(Gloria Anzaldúa)。

安扎杜尔是白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

的混血儿,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者。多重边缘身份带给她很多与众不同的经历和体验,造就了她特立独行的个性,激发她重新思考边缘化与身份的问题。她的重要作品包括《我脊背之桥:激进有色妇女文集》(*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1981) (与人合作),诗集《破晓来临》(*This Way Daybreak Comes*) (1986) (与人合作),《边土:新梅斯蒂扎》(*Borderlands/ La Fronteras: The New Mestiza*) (1987),《打造面孔、打造灵魂:有色女性主义者之批评与创见》(*Making Face/ Making Soul: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Women of Color*) (1990)。

《边土》于1987年面世,1999年再版,是安扎杜尔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全书在语言、结构、体裁、主题等方面独辟蹊径,因此很难按传统标准划分为哪一类文学作品。有人认为它是一部元小说,有人则把它当作一本文集,更多的人因为它的“四不象”称其为“书”。

《边土》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长文章,题为《跨越边界》,由七篇相互联系的短文组成,每篇短文都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越界的问题;第二部分是诗集,《埃赫卡特尔,风神》,根据主题,分为六个部分,记录了诗人对身份、边界等问题的思考。作为一名“边界知识分子”,安扎杜尔一直挣扎在“奇卡纳”、“作家”、“女人”、“女同性恋”等不同身份产生的张力之中。多重身份带来了困扰,也成为洞见的原动力。《边土》全面呈现了安扎杜尔对身份的反思和质疑,“凭借对固定身份和地位的后现代式的解构,凸显和赞美了那些性和种族的越界行为”,为边土人士重构了一种新的身份——新梅斯蒂扎。

《边土》的前言开宗明义,“本书涉及的边土,在自然界是指德克萨斯州——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边界地带,但心理上、性别上、精神上的边土却不一定是这一地区。其实,

只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锋的地方,不同种族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区域,各种社会阶层有所接触,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之时,边土就会出现。”这一宽泛的定义明确了作者全书的批评方向: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

首先,安扎杜尔对自己背负的三种文化(白人、墨西哥、印第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既不否认也不美化某一文化,安扎杜尔对任何固定身份都嗤之以鼻,拒绝任何美化神秘的印第安的过去和美籍墨西哥人现在的企图:“对于我的文化里某些伤害过我以及用保护我的名义伤害过我的成分,我不会为其唱赞歌。”一方面,她反感白人文化高高在上的霸权意识、墨西哥阿兹特克文化(Aztecs)令人窒息的父权意识、印第安文化的封闭和保守(如同性恋恐惧症);另一方面她也以平和与包容的胸襟汲取各种文化的精髓。安扎杜尔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备两面性,片面夸大某一面是不足取的。“边土”收容社会、文化、种族的流放者,这些人是没有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弃儿,他们迫切地需要颠覆和更生。新梅斯蒂扎就是为他们而诞生,她“从墨西哥文化中做印第安人,从盎格鲁视角做墨西哥人。她学习混淆各种文化,拥有多元人格,演绎多元主义范式——没有什么是一高人一等,不管是好的、坏的丑陋的,无所拒绝,无所抛弃。”由此可见,安扎杜尔提倡打破固步自封的文化壁垒,跨越无形的文化疆界,迈向梅斯蒂扎新文化。

其次,安扎杜尔结合自身的经历,通过再现历史碎片,发掘被埋没的另类历史——属于穷苦墨西哥移民的历史,揭露他们所遭受的种族的和阶级的剥削。新历史主义挑战单一的历史叙事,主张多种历史和小叙事的并存。在《边土》中,安扎杜尔通过重新书写影响美墨边界的历史事件,用诗歌和散文再现了十九世纪以来墨西哥人如何在白人的欺诈蒙骗下一步步失去自己的土地。白人至上论和绝对的政治霸权使墨西哥人整个沦入他人

的掌控之中,他们没有了世代相传的祖业,流离失所,艰苦谋生。安扎杜尔用自己家人的遭遇构建这一段美籍墨西哥人的历史,“有个聪明的格巴秋(盎格鲁美利坚人)夺走了土地;妈妈没有缴税。她不会说英语,不知道怎么争取时间来筹钱。”在一首题为《我们叫他们加油器》的诗里,安扎杜尔讲述了一群盎格鲁人充满鄙夷地来到该地区,挥舞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对当地人说由于他们没有缴税,因此必须离开。墨西哥人缺乏自知之明地上了法庭,“啊,有那么些惹事的家伙/声称我们擅自闯入/有几个甚至领了土地补贴/上诉到法庭/真是可笑/他们甚至还不会讲英语”,白人叙事者于是决定给那些拒绝搬迁的人一点颜色看看。他们挑出一对拒绝搬迁的夫妇,强奸妻子,殴打丈夫。这个受辱的妇人成了鄙视的对象——她是肮脏的墨西哥人,嘲笑的对象——她不会讲英语;以及纯粹的客体——她不能反抗,只得等候被强暴。可以说,《边土》重构的历史是美国墨西哥人逐步边缘化的历史,然而,被美国墨西哥人边缘化的就是他们的妇女——奇卡纳。

的确,奇卡纳问题是安扎杜尔倾注笔墨最多的地方。身为奇卡纳,她必须抵制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身为女性主义者,她必须直面父权社会的桎梏;身为同性恋,她必须面对遭放逐的命运。多重身份令她饱尝生存的甘苦,更加痛恨诸如男尊女卑、“优等种族”、异性恋霸权的陈腐观念。首先,安扎杜尔认为美国墨西哥裔社会中来自阿兹特克文化的男权至上的思想制约了奇卡纳的发展,使她们安于传统的角色定位,没有机会接受平等教育、发展自我。安扎杜尔毫不避讳对于美国墨西哥人充满父权色彩的文化传统的批评和鄙夷,因为“文化和宗教都坚持妇女要屈从于男性。”妇女沦为父权文化的牺牲品的同时,也成为这一歧视同性制度的捍卫者。“文化构成了我们的信仰。……文化是掌权的人,即男人,制定的。男人制定法规、准则;妇

女进行传播。”^①男尊女卑的制度使多少奇卡纳在其“保护”下被驯服、被禁锢。安扎杜尔为此痛心疾首,她也因此选择自我放逐之路;惟其如此,她才能更加平静地观照自己的文化。对她而言,揭露美国墨西哥人文化歧视妇女的一面与其说是对其完全的否定,毋宁说是自我反思。虽然尚在边缘境地的美国墨西哥裔男性和女性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但如果片面强调对外一致,忽视了自我反省,同盟的稳定从何谈起?毕竟,离开奇卡纳,美国墨西哥人同盟也将不复存在。在这一点上,安扎杜尔与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颇为相似。后者1983年问世的《紫色》,因为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美国黑人妇女遭白人世界和黑人男性共同压迫的事实,倍受黑人男批评家的责难,认为女作家的言论有损黑人反种族歧视同盟的稳定(奇怪的是,谁也没有就小说现实意义发难)。《边土》发表后,好评如潮,但非难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墨西哥裔批评家。安扎杜尔对此报之一笑,因为她知道,他们的批评意味着奇卡纳问题至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不啻于是对她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说女性身份让安扎杜尔在美国墨西哥裔社会遭遇边缘化,那么她的另一个身份——同性恋——无疑把她推向了边缘的边缘。天生反骨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公开了身份,其后近三年的时间与母亲和兄妹处于互不谋面的僵持状态,但她毫不妥协。公开身份后,安扎杜尔有了自己的群体,同时,她也开始思考女同性恋群体、女性主义阵营的异质性问题。奇卡纳女同性恋者有别于白人女同性恋者,她们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带给她们不同的地位、体验和政治诉求。换言之,二者很多性质不尽相同,若用某种形而上的总体性来一概而论,势必以抹杀差异性为代价,最终湮没奇卡纳的声音。安扎杜尔认为:“‘lesbian’(女同性恋)是一个理性的词,属于白人和中产阶级,代表一种单一的英

语的主导文化,来源于希腊语的‘lesbos’。……‘lesbians’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以及一部分有色妇女,她们接受这个称谓,十分类似于奇卡纳和拉美裔被同化为‘西班牙裔(Hispanic)’。^⑩为此,安扎杜尔拒绝“lesbian”的标签,宁愿被叫做“dyke”或“queer”。这种拒绝被白人女同性恋文化同化与其他强调差异性的举动如出一辙,反映了安扎杜尔执意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立场。很清楚,性别问题(如性取向)之于安扎杜尔永远都是和文化、种族、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值得一提的是,安扎杜尔对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思考依循了解构——重构的范式。越界是作者解构文本的主要策略。文本的越界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语义上,指文本书写的内容,前文已简要概括;另一个是语体上,表现为多种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巧妙运用,如拼贴、文体混杂、语码转换等。

后现代主义质疑统一的身份和真实单纯的文化,边界成为这一质疑的最佳场域。《边土》一方面讨论性别/性、文化、种族和阶级的越界,另一方面其文本自身也首当其冲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种种写作限制。《边土》的文本源自“墨西哥民谣,远古神话,传说,民歌,当代奇卡诺/纳和拉美作家”^⑪。这样,安扎杜尔试图告诉读者,文本的和作家的原创性不过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神话,文本和作家的创作是和现在和过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作家的创作(比如她自己)有时好像进入萨满状态一样,任凭灵魂在过去和现在、自己和他入中穿梭,世界一片混沌,无所谓你,无所谓我,时间停滞,物我恍然一体。“我和自己嬉戏,和世界的魂灵逗趣。我是自己和世界精灵的对话。我改变自己、改变世界。”^⑫除此之外,安扎杜尔还把叙事和诗歌混杂在一起,意图跨越文体界限,挑战所谓“高雅文化”。她反对用抽象高深的语言写理论,反对脱离经验的理论。因此,《边土》在建构奇卡纳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

时,用平实的叙事直抒胸臆,用含蓄的诗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安扎杜尔对于《边土》被贬为“低俗理论”丝毫不以为忤,相反还指出这表明《边土》容易理解,这正是她期待的。

如果说拼贴、文体混杂只是后现代文本常见的写作手法,那么多种语言(英语、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墨西哥北部方言、得州/墨西哥土话、纳瓦特语)的自如转换则是《边土》作为后现代文本最具颠覆性的策略。这多种语言正是安扎杜尔多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一直以来,美国墨西哥人的西班牙语被当作不成熟的、杂种的语言,不为任何社会接纳。“标准”的英语或西班牙语成为美国墨西哥裔借以进入白人社会的有效手段。安扎杜尔认为欧洲裔美国人企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抹杀其他民族的“他性”(otherness),借以实现其文化霸权。就他们而言,“同化”意味着逼迫他人放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奉白人文化为先,把自己变成外黑内白的二等公民。在这层意义上,“同化”的实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披上民族融合的外衣有何区别?在安扎杜尔看来,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筹码,蕴藏着斗争的巨大动力。奇卡纳应该用语言作武器,对抗文化霸权,从而颠覆现存的文化等级制度。《边土》的文本是多种语言水乳交融的结果,这一新的话语和书写方式绝非某种简单的杂交或混血,相反,它是“全新的、是隶属边土的”^⑬新梅斯蒂扎的语言。在边土,人们勿须拘泥某一语言形式,这里,杂糅的语言浑然天成,就如同人们的混血身份一样。“一口标准的美/英式英语或西班牙语”不再是人们奋斗的方向,因为新梅斯蒂扎的语言已经诞生。这一新语言的诞生标志着某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某种单一文化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新梅斯蒂扎观。“身为梅斯蒂扎,我没有国家,祖国抛弃了我;可所有国家都是我的祖国,因为我是所有妇女的姐妹和可能的爱人。(身为同性恋,我没有种族,我的族人不认我;但我是所

有种族,因为我的怪异无处不在。)我没有文化渊源,因为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向印第安——西班牙裔和盎格鲁裔的集体的文化/宗教的男性的信条发难;可我有自己的文化,因为我并不参与另一种文化的创造,这种文化会重新诠释世界和我们的角色,缔造全新的价值体系,用意象和象征把我们互相联系起来,把我们同这个星球联系起来。^⑩

总之,《边土》是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它为我们展现了一次探寻之旅,指引我们进入一片土地、发现一个新人类及其新身份。很显然,安扎杜尔的边土既是一个越界者的天堂,也是一个飘渺的乌托邦。它建立的基础是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二元对立等级制度的坍塌,但是安扎杜尔进行的后现代式的解构,却是本质主义的和超验的。其实,在强调自身体验方面,她同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苏并无二致,然而她并没有像西苏一样走入本质主义的极端,相反她以开放的态度欢迎男性、同性恋、其他种族进入她的边土,呼唤一种广泛的政治同盟。至于《边土》的超验性是否合法,从其革命性和颠覆性看,答案自然不得而知。

注:

即 *mestiza/o*, 西班牙和印第安的混血儿,前者为阴性形式,后者为阳性形式。

即 *Ehecatl*, 西班牙征服之前,居住在墨西哥谷地的阿兹特克人崇拜的风神。

Judith Raiskin, "Invert and Hybrids: Lesbian Rewritings of Sexual and Racial Identities," in Laura Doan ed., *The Lesbian Postmoder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6, 159.

^⑪^⑭^⑮^⑯ 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Spinsters/Aunt Lute, 1987. See "Preface," p. 22, p. 79, p. 8, p. 134, p. 16, p. 17, p. 70, "Preface," p. 80.

^⑫ Gloria Anzaldúa, "To(o) Queer the Writer - Lora, escritora y chicana," Besty Warland ed., *Versions: Writing by Dykes, Queers & Lesbians*, Vancouver: Press Gang, 1991. pp. 249 - 50.

^⑬ Marra Lugones, "On Borderlands/La Frontera: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Hypatia*, Vol. 7, No. 4, Fall, 1992, p. 36. Lugones 指出安扎杜尔在《边土》中借鉴过的作家包括: Los Tigres del Norte, Andres Gonzales Guerrero, Gna Valdes, Alfronsina Storni, El Puma.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琦)